

我

——

一个孤单的女小生

岳美缇著



我——一个孤单的女小生

岳美緹著

文匯出版社

(沪)新登字 303 号

责任编辑：车明玉

我——一个孤单的女小生

岳美缙 著

文匯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虎丘路 50 号 邮政编码 200002)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江苏吴江伟业印刷厂印刷

1994 年 1 月第 1 版 开本：787×900 1/32

199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06000

印数：1—3500 印张：5.5

ISBN7—80531—287—7/G·186

定价：8.50 元

目 录

- 大樟树下的孩子 (1)
- 寸草春晖 (24)
- “包袱”背了半辈子 (60)
- 有影无踪忆流年 (72)
- 惊梦醒来三十春 (93)
- 谜一般的日子 (127)
- 画竹情怀 (144)
- 缘未了，情未了 (164)

大樟树下的孩子

1954年，学校原定春暖花开的3月1日为开学日期，但考虑到要让这些第一次离家寄宿的孩子们有个适应环境的过程，为此在阳历年前就通知学生们来学校报到了。

12月25日一早，我焦急地看着妈妈在为我收拾被子、床单、面盆、热水瓶、饼干箱等等，心里高兴得真想跳起来。可是妈妈却一脸不放心的样子，再三叮嘱：“住到学校去就要自己管好自己，晚上起来上厕所一定要套件衣服。”“要听老师的话，不要强头倔脑！”我从小脾气很倔，因外婆特别疼爱哥哥、弟弟，而我像个受气包，我可不服气！对老人的“重男轻女”我就是“反抗”！这也就少不了挨妈妈的鞋底板，可我从不讨饶。今天我却一个劲的点头，好像不点头妈妈会不让我去似的。

离家时，我和妈妈坐在三轮车内，除了哥哥、姐姐，还有楼下邻居和小朋友，都来送我。我在弄堂里是个“孩子头”，每天放学回家，总有一群小朋友在弄堂口等着我。我们不是跳牛皮筋，就是唱歌跳集体舞，一到寒暑假，还自己排节目，把家里的床单、被面偷出来，用绳子围成舞台，自己演给自己看。

我这一走，我们的小集体眼看就散了，但我保证假

期中回来，一定把学校里学的功夫教给大家。所以小友们在送我的时候都喜笑颜开，我也像坐在八抬大轿里一样得意洋洋。只听得隔壁邻居在说：“看人家妹妹，年纪这么小就不要家里负担了，要是唱戏唱出道，岳家姆妈依就好享福了！”我一时真为从此可以减少爸爸妈妈的负担而感到万分欣喜。

我家到华山路 1448 号不过四站公共汽车的路程，但我坐在三轮车里觉得这条路好像比平时要长出几倍来，怎么还没有到？急得老想站起来看。踏车的老伯伯对我喊了好几次：“小妹妹坐稳了，不要老是动呀！”

“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几个大字出现在我眼前时，我情不自禁地叫起来：“我到了！”

偌大一幢花园洋房好气派！从门口到洋楼要经过一个操场和一个花园，靠右边是一条长长的柏油路小道，道边种满了芙蓉、玉兰等很多名贵的花木。以后我们就常在这操场上练靶子、练跟头、练操、练舞蹈。这时从校门口到洋楼前，放了一长溜的桌子，许多老师正在接待一个个前来报到的同学和家长。妈妈迫不及待地拉着一位刚走过来的女同学说：“你们快来认识认识，今后就要在一起学戏，一起生活了。”妈妈是怕我孤单，赶紧给我找个朋友。我心里直怪妈妈这么性急，令这位女同学好尴尬。不想这位同学的妈妈也马上拉着我的手说：“是呀，你们今后在一起的日子比自己兄弟姐妹在一起的时间还要长哩，胜过亲姐妹呢！”大人的话讲得我和那位女同学你看我，我看你，心里觉得甜甜的，嘴里也笑出了声。

一间朝阳的大房间，有十只双层铁床，排列成三

行，这就是我们二十个女生的卧室。房间里挤满了家长和同学，闹闹嚷嚷一句话也听不清楚。我眼睛一扫就找到了贴了我名字的上铺，妈妈赶紧爬上去帮我整理被褥，我却两眼直愣愣地看着一张张陌生的笑脸。心想：怎么初试、复试时，这些脸我一个也没见到过？此时我感觉很好，对自己将要在这里生活的这个大家庭，油然而产生一种亲情来。

第一餐午饭每人一盆“菜心狮子头”，大大的肉圆烧得浓油赤酱，在家里这么大的肉圆起码两个人分。今天因学校一下子还没有做好那么多凳子，大家都站着吃。第一次那么多人一起吃饭，又有那么多人看着我们吃，热闹极了，就像在看展览会。午饭后，家长才放心地离校回去。

我们60个小同学，都是来这儿学昆剧的。可是什么叫昆剧，我看一个也讲不上来。这时大家叫她“小外国人”的芝泉，还有披长发生得一双凤眼的洵澎和几个出众的俏姑娘，不知谁先唱起了越剧，听说一个在唱“傅”派《楼台会》，一个在唱“戚”派《楼台会》。我那时连京剧越剧都分不出，更不知什么“戚”派、“傅”派，只觉得同学们都比我“灵”，心里有点自卑，一个人站得老远听别人轮流着唱。

下午我们都到小礼堂看演出。哪里是什么礼堂！只是一个大教室，临时用课桌搭了一个小舞台，算是“礼堂”了。给我们上的第一课就是看老师们演出昆剧。

第一出戏开始了，只见打扮得花花绿绿的一个是小姐，一个是丫头，又是梳头，又是照镜子，拿着扇子跑

来跑去，别的什么也没有看懂，后来才知道这出戏就是昆曲顶顶有名的《游园》。第二出戏叫《断桥》。这个故事我完全不知道，只见一个又瘦又高穿一身白衣服白裙子叫白娘子的和一个又矮又胖穿一身蓝衣服蓝裤子叫小青的，他们一出来，大家就开始笑了。因为一看就知道他们是男的装扮女的，尤其白娘子肚子疼起来的样子很可笑，台上白娘子叫一声：“噢哟！”台下也跟着叫“噢哟！”一边叫一边笑。后来又有一个胖胖的叫许仙的出场了。他们三个在台上追赶，锣鼓越敲越响，我们坐在台下更是肆无忌惮地放声大笑了。值班的汤老师不住地打手势叫大家安静些，大概这一批生来是演员的料，看着、看着，就迫不及待地参与演出了。当白娘子一声：“冤家呀——”台下就跟着“呀——”，许仙喊到“阿呀娘子呀——”下面也跟着“啊呀！——啊呀！”地叫，叫到最后，台下的声音大大盖过了台上的演出。

这就是昆曲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没几天正式上课才认清了演“白娘子”的叫朱传茗，演“青儿”的叫张传芳，演“许仙”的叫沈传芷，这些名字一下子都记住了，一辈子也忘不了啦！

看戏的兴奋一直延伸到晚上。一个小个子女同学一骨碌爬到床的上铺，拿起一条白被单披在身上，把一只枕头塞在上衣肚子里，学着戏里的白娘子“噢哟、噢哟”肚子疼的叫，大家笑得前俯后仰。一霎时，好几个抢着爬上去，争先恐后地学，有的学许仙跌交“啊呀！”也有学许仙哭“末嘿……”出尽怪相。我笑得直不起腰来。只听得值班老师高声训道：“已经12点了，还不熄灯睡觉？”大家这才一个个爬回自己的床上。我还没躺

下，就听见我邻床上的一个小同学轻声地说：“我和你一起睡好吗？”我回头一看，哟！好几张床上都是挤着两个人。其实我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睡过一张床，也有点害怕，就马上让出一半床来给她睡。翻来覆去睡了好一会儿还是睡不着。只听得有人说话：“隔壁厕所里有声音，阿会有鬼哦？”突然有一同学大声叫道：“妈妈——我吓呀！我要回去呀！”话音未落就大哭起来。大家都又爬了起来，有的去劝她，有的也跟着说：“我也要回家去——”，一会儿，挤在东面墙角床上的几个哭了起来，马上传染给西面墙角那几个，连劝别人“不要哭”的也跟着哭起来，满屋子刚才还笑得闹作一团的小姑娘，没一会儿却都大哭起来了……。

——开蒙之初(一)——

旧社会离家学戏的孩子，无不都是家境贫困，父母没法抚养，才和戏班的班主或师傅签下合同，就连昆曲的第一个学堂——“昆曲传习所”，当年进所学艺，也都立下关书：三年学戏，两年“帮演”。相比之下，我们是无比幸运了！

解放后，唱戏的被尊为“人类灵魂工程师”，从被人鄙视的“戏子”一下跃为受人敬慕的“艺术家”。所以那时“学戏”并没有人看不起。

我们这个班是上海解放后第一批国家招生的戏曲演员，吃住都由政府包下来。一年二季还有衣服发。由于刚解放，中学来不及扩建，那年小学报考中学的人数

特别多，所以特别难考。有不少人因考不上中学在家没书念就来报考，也有家境困难，兄弟姐妹多父母负担不起的，还有外地来报考的，大多是家里想减轻些负担。

这些平均年龄只有12岁的孩子，住进这幢三层楼的洋房，一个月有14元的伙食费，那时的猪肉只有5角一斤，物价很便宜，顿顿有荤有素，热菜热饭，有两位保姆为大家洗衣服，照顾生活，幼小的孩子个个心满意足，真像捧到了金饭碗。

建校初，各方面条件还很简陋。除了一幢原是中华书局的洋楼及三开间原为书局堆放物资的平房外，就是一大片操场，所有的业务课，把子课、毯子功、身训等都在操场的泥地上进行，上面铺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薄地毯。逢到下雨天，就都挤在平房和洋楼的底层大厅里上课。不久，在平房的西面盖了一个大芦席棚，地面依然是高低不平的泥地，但起码我们不再受雨淋日晒了。

清晨听到一阵叫子声，连最小的同学，大家叫他“洋泡泡”的也跟着大家一骨碌地爬出了暖烘烘的被窝，穿上练功服，跑步上练功房。因为老师们已在那儿等着大家了。

戏曲的练早功是个传统，不管你是唱文的还是学武的，每个人都要从练腰、练腿开始，然后再分哪些人可以练“踢子”、“小翻”、“出场”等大筋斗，哪些人练“抢背”、“吊毛”、“鹞子翻身”等小玩意，从我们的长辈一直到如今的各地戏曲学校都是沿袭这个传统——练早功。这是为下一步训练手、眼、身、法、步打基础的。一

进练功房，到处可见贴有“夏练三伏，冬练三九”，“若要台上显粹，就得台下受罪”等标语，虽然不太懂这些格言的内在涵意，反正进练功房就是要流汗、吃苦的。我们女生的毯子功老师是胖子李主任，他还是我们的教导主任。大家看见他上课都很乖，因为他拉开一口河南话：“谁捣蛋谁就倒霉！”尤其男生，没有一个不怕他的。

练功的每个项目都有进度，指标，女生在三个月内下腰必须要双手能抓到脚脖子。我在班上要算是排在最后的大个子了，我的腰又比较硬，心里急得要命，但不甘心落后。

李老师常给每个人轮流在他大腿上“晃腰”。这样的“晃腰”我以后几十年也没见到过。李老师支起右腿，踏在椅子上，学生把双手扬起，然后将腰部躺在他的腿上，由他把人左右晃动。先活动开腰部关节，然后他一手按住学生的双膝，一手按住上肩，使劲往里送，这时自己都能听到腰部“咯咯”的关节响，疼得我们经常哇哇叫，也有人禁不住哭鼻子。我纵然觉得很疼，第二天仍要求老师再晃几次，咬咬牙，两眼盯着“台下受罪”几个字，陡然为自己能承受这种苦罪而感到自足！这样天天坚持，果然到了考试那天，我们一组 14 个女生，除了一位患有腰病外，全部能下腰抓脚脖子了。

我最喜欢上“靶子功”，拿着棍棒亮相时，老师常表扬我有“神”，有“脆劲”，还常常叫我上前面去站在老师的位子上领着大家一起耍花枪，我常美美地想着，今后我在舞台上一准是演“女将军”、“女英雄”的，怎么也想不到以后我竟是演与“枪”、“棒”完全无缘的女小生。

我不喜欢上“毯子功”，因为我的腰腿天生比较硬。吃了不少苦，也没有练得很好。在我们洋楼的前方，有一棵大樟树，又粗又壮，一年四季枝叶茂盛，香气满院。它像一把巨伞覆盖着小半个操场，我们常在那里遮阳和避雨。我又常采一把樟树叶当作香花插在自己的床头。天天午后或晚饭后，有不少男生拿着一根扎腰的绷带挂在树干上，另一头吊住自己一只腿的脚后跟，一面吊腿一面看书或喊嗓子，这样一吊就吊一二小时，年复一年，他们都练出了一条好腿，而樟树干上也深深凹下好几处。我几次也想去试试，可李老师见我就说：“你要先把腿压出来，才能去吊腿，不然腿要练坏的！”为此我总傻傻地站在大樟树前，喃喃地低语：“快让我把腿练出来，好来你这儿吊腿了！”多少年来大樟树就像一个巨人，每天日晒雨淋，坚毅地守卫着我们，看着我们练功、跑步、练唱、排戏。闷热的夏天，它竟像一位严厉的父亲的脸，一丝喜笑动静也没有，只管监视着我们哪个勤奋，哪个偷懒；春天来了，它又像位美丽的母亲，散发着阵阵清香，给汗水如雨的孩子身上洒着馨香。我时常在“她”最新的叶子刚上枝头时，开始摘几片藏在剧本里，直收到色老叶浓的一片，它原来的香味依旧令我的一个个剧本都芳香无比……。

开蒙的第一折戏是《长生殿》中的《定情赐盒》。是由生、旦为主的一出群戏，写唐明皇与杨贵妃第一次见面、定情的故事。因为是由宫女、太监一起唱“合头”，表现宫廷礼仪、规模、气氛，它也叫摆戏，没有太多的身段，由老师教我们站地位和摆场面。“传字辈”老师当年开蒙也是这出戏，可见它也是有传统的。老师说学

了这出戏可以明白怎么上场，怎么下场，怎么叫“站门”、“一字摆开”、“八字队形”、“外翻下场”等等，通过“摆戏”以后再教“身、法”戏。

60个同学不分行当，每个人都要学唐明皇、杨贵妃、宫女和太监。昆曲传统学戏开初每个人都要学总纲，决不光学人物单片。老师对每个同学的禀赋也还不了解，总要先有一二个戏以后才能发现这块料放在那一行当最能发挥他的天赋。如：异龙师兄，他就是生、净、末、丑都学过，一直过了四年后才发现他是块“丑”的料，果真一出《下山》他就出人头地了。

学的第一句唱词是“端冕中天，垂衣南面”，我们学了整整一个星期还没学会。那时没有录音机，硬是老师一字一腔的教。

昆曲的唱腔非常委婉抒情，唱词典雅深奥，喜爱昆曲的人说它像“高山流水”，说它“幽兰馨香”，“沁人心脾”。不喜爱昆曲的人说唱来唱去只听见“鸡、鸭、鱼、肉”，真是“昆曲、昆曲，困困吃吃！”

对我们这些只有初小、高小文化的孩子，当然是一句也不懂。一到下午上“拍曲”课，最容易打瞌睡。老师右手拿一块像肥皂一般大的小木头，每一板，每一拍都敲得响响的。唱得乏了，眼睛不听话地闭拢时，老师便使劲地敲一下，会吓得人从困梦里惊醒。这块木头老师说叫“醒木”，专门为叫醒打瞌睡的，哈哈！原来打瞌睡的从来就有。有时一组人都倦得睁不开眼睛，老师就罚我们站着唱，唱得烦了，腻了，我们就想坏主意。

一天课间休息时，看见老师的笛子放在桌子上，不知哪个捣蛋鬼，把烟缸里的烟灰都倒进老师的笛子里

去。上课时大家都不吱声，老师拿起笛子一吹，吹得一脸的灰，我们却开心地哈哈大笑。这件事告到了校长那里，结果每个人都写检查，向老师道歉。

说是戏曲学校，却对我们学文化很重视，尤其侧重古典文学。为了我们学《定情赐盒》这折戏，专请了一个编研室的老师给我们讲故事，给我们一句一句讲《长恨歌》这首写唐明皇、杨贵妃爱情故事的长诗。这节课的老师是最辛苦了。我们上午练功、基训，下午拍曲，最后上文化课。上到这一课已经精疲力尽，肚子也饿得哇哇叫，再要听什么“汉皇重色思倾国……”根本没耐心了。老师在上面讲课，下面乱哄哄像升茶馆店，几个调皮的男生还敢在教室里跑前跑后乱窜，一次把这位身材纤细的老师都气哭了。以后教导主任李老师每节课都坐在后面“压阵”。一个学期下来虽还是似懂非懂，像囫圇吞枣，但故事都听懂了，每个人也都能从头至尾地背上一遍。以后除上语文、历史、地理等文化课外，还有一节“曲词解释”，把我们在学的每个戏的故事、人物及难懂的难认的字和词逐一讲解、分析给我们听。我从小喜爱古典诗词，算来也是从学《长恨歌》开始的。以后我们还争着背唐诗、宋词、古文观止，长大一些后也学四声、平仄，关起门来学做诗。只是做了一首极不像样的诗，送给了我的好朋友，谁知“文革”一开始就有人贴出“批岳美缙黑诗！”的大字报。我非常痛悔，不是别的，而是悔恨自己做的这首诗不像诗、文不像文的东西，还被拿到光天化日之下来，丢自己的脸不算，还丢老师的脸！

第一学期期终考试了。一对对小唐明皇、小杨贵

妃都到新建的简易舞台上亮相。我全神贯注地在台下看着别人考试。突然“哇——”的一声，扮杨贵妃的那位小同学涨红着脸，紧张地哭了起来。考试只好暂停。老师们都去安慰她，哄她，可她怎么也不敢再排下去，这样只好换了一对年龄稍大一点的同学上台去。谁知这两个人戏里应该“携手”、“并肩”、“对眼神”的地方，他们都不肯做出来，两人还分开得远远的，只听见老师大声斥责：“手都不肯碰一碰，以后怎么唱戏！”我在一旁一字一句都听进去。轮到我上台考时，一举一动都不敢自说自话。结果第一学期考试我得了个“优”！

——开蒙之初(二)——

乍暖还寒之时，我穿的是进校时妈妈用旧大衣给我改制的一件灯心绒外套，和一条咖啡色灯心绒长裤，这是我最暖和也是最好的一套衣服。但是晚上观摩回来还是感到寒冷。有的同学穿得比我还少，有时我们就紧紧地挤在一起。

不久，学校给每个人做了一条厚呢的裤子，一件棉袄，一件有海虎绒领子的长的棉大衣。星期天回家穿了一身新衣服，妈妈摸着我的新大衣称赞说：“兄弟姐妹中你第一个穿上了大衣！”我心里好高兴，对新的生活非常满足。

我们好多同学都从没穿过呢裤子，怕自己个子长得快，都要求做得长一点，有的长出好几寸，让妈妈把

裤筒卷了好几层。每次穿上都像过节似的，穿后又都整整齐齐的叠好放在枕头下面。有位同学这条裤子一直穿了二十多年，到七十年代还保存得好好的。

一周繁重的练功、学习后，我们最盼望的是周末到来。因为平日学校校规很严，除集体观摩、集体外出洗澡外，不准私自出校门，不准吃零食。这天晚上，大厅的桌上放了许多糖果、瓜子、水果等，边吃边看我们自编自演的武术、舞蹈、相声、小戏等。我从小喜欢跳舞，也喜欢编舞，不久我便当上了我们自己办的“六·一”舞蹈团团长，每周都忙着为这个周末提供节目。有时还有猜谜会、朗诵会，也有老师、辅导员给我们拉个二胡、唱个歌什么的，最后总是一块跳集体舞。现在戏曲学校的杨校长，就是当年我们少先队的辅导员，他没比我们大几岁，每次都是他带着我们游戏活动，一玩就玩到11点多，因第二天是星期天，可以适适意意睡上个懒觉。

学校赶在“六·一”儿童节前给每个人做了一件乌克兰式的白衬衣，女孩子每人一条花格子裙，男同学一条蓝色西装裤。第一天穿上花裙子，一个个女孩子像花蝴蝶一般在练功的大镜子前照呀，跳呀！开心极了！我们穿着一溜整齐、漂亮的服装外出，路人都向我们行注目礼。一天我清楚地听见两个人在议论：“这些小孩穿得一模一样，是不是孤儿院出来的？”“不要胡说，他们是周信芳、袁雪芬办的唱戏学校的学生。”

创办华东戏曲研究院昆曲演员训练班初期，周信芳、袁雪芬都是名誉主任。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什么是“京戏”，什么是“昆曲”，但我们的家长几乎无人不知

大名鼎鼎的周信芳、袁雪芬！所以在我们心目中他们的形象是很高大的。每次他们来学校，大家都以崇敬、羡慕的眼光盯着他们，我觉得他们像是半天中的神像，那么崇高、那么绚丽，痴痴地梦想着哪一天，我也能像他们那样成为众人喜爱的好演员……。

我们昆曲大班的同学，出身艺术家庭的人极少，从“先天”讲好像缺少些基因，但从后天来看真是“得天独厚！”

在我们刚踏进艺术的大门时，就被这五彩缤纷的“世界”闪耀得目炫心醉了。我们几乎每周都要看二、三场戏。五十年代初，正值百废俱兴。戏曲艺术经过了二、三年的戏改，正处在一个上升时期，除了各剧种一、二个国营剧院、剧团外，还有不少公私合营的剧团。上海的舞台异常繁荣，家家戏院每晚都亮着霓虹灯，每晚都有名演员演出，又时有新戏推出。

就说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吧，那时他们演的《难忘的岁月》、《枯木逢春》等等几乎每出新戏我们都是第一批观众。看了戏回来就模仿，为此我们自己的周末晚会不断会出现越剧《拾玉镯》、京剧《猎户记》等等。正当我们渴望领略广阔的艺术天地时，适逢华东地区六省一市戏曲观摩演出在上海举行。这是一次盛况空前的演出，会演历时一个多月。有京、昆、越、淮、沪、川、扬、黄梅、晋等十几个剧种，有言慧珠、李玉茹、严凤英、郭凤莲、王少舫、尹桂芳等几十位著名演员参加演出，献演了近百台的好戏。这次会演规模之大、影响之深，都是空前的。有幸的是给我们这群孩子赶上了，对我们来说，这次观摩不仅称得上是一次“启蒙教育”，而且